

朝聖

(上卷)

文学

Wenxue
Chaosheng

雪漠 著

光明大手印

大手印智慧在文学中的妙用

真正的文学，应该在无常中抓住永恒，应该在虚无中建立存在，应该在虚幻中实现不朽；
真正的文学，应该承载神性的大美，应该承载利众的大善，应该承载智慧的大真。

用智慧和大爱开启文心，铸就真正的文学精神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朝聖

文學

光明大手印

Wenxue
Chaosheng

雪漠 著

(上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朝圣/雪漠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9

(光明大手印)

ISBN 978 - 7 - 5117 - 1754 - 2

I. ①文… II. ①雪… III. ①文学创作—文集

IV. I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4507 号

文学朝圣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洁

责任编辑: 董巍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营销部)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15 千字

印 张: 44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卷)

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

(代序)

雪 漠

笔者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

2004年，我跟《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等人一起去罗马尼亚，参加“国际文学节”，文学节的主题是“地球村里的孤独”。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都在抒发自己的孤独感慨，但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在埋怨时下媒体对文学的挤压，都在叹作家的边缘化。我接受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就说：“作家们把孤独谈小了。他们所说的孤独，仅仅是一种情绪，是个人欲望和贪婪不能满足时的失落，是个体处于边缘时对世界的埋怨，是一种堕落的标志。那不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智慧的觉醒，是感悟生命的易逝、世间的无常和作家想建立的永恒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是独上高峰望八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然，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睡我独醒的冷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孤独的，菩提树下觉悟的佛陀是孤独的。”

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

人类历史上，有一种存在，令我们敬畏；有一种精神，叫我们仰视；有一个群体，会令我们忽然发觉自己的渺小。他们曾和我们共居一个星球。他们短暂的肉体烟雾般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灵魂的滋养，能令我们自省并向往。这世界，因为那高贵孤独的存在而大放异彩。

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可能是宗教家，如释迦牟尼、如耶稣；可



能是政治家，如圣雄甘地、如林肯；也可能是文学家，如托尔斯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更像是在仰望一座座山峰，那种巍峨，总能令我们自省并向往。

作为一位作家，我更愿意向往那些有着“文学家”外现的精神载体。多年来，我一直是吮吸着他们的精神乳汁成长的。我将阅读那些能使我灵魂得到升华的伟大书籍称为“文学朝圣”，它跟我宗教意义上的朝圣一样，成为给我的灵魂提供滋养的两个途径之一。

我喜欢坐火车。几乎每次外出开会，我都选择了火车，除了为接待单位省钱这一理由，还因为我可以在车上那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阅读我心爱的书籍。许多我最心爱的世界文学经典，就是在火车上读完的。在某次漫长的旅行中，我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嚼了多遍。那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手中是相对永恒的存在，窗外是飞逝而去的无常。在跟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的间隙，一种被抛入陌生和孤独的感觉便裹挟了我。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一些作家忽略了。他们将眼前的虚幻，执著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三十岁之后，我的阅读重点就从中国文学转向了世界文学。在多年的文学朝圣中，我阅读研究了世界上各种文学流派的许多著名经典，也研究了那些经典产生的宗教文化土壤，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以及耆那教等。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我终于发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渗透了一种宗教精神，就连一些无神论者如萨特的作品也不例外。当然，我指的是宗教精神，而非宗教形式。也许，跟东正教的许多僧侣相比，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更能体现真正的宗教精神。因为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而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真正的文学精神跟宗教精神一样，也是为了追求人类灵魂的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类似于藏传佛教所说的“心气自





在”。任何非主体性的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那主体的“自在”，这才是宗教意义上的解脱，也即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真正自由。当然，宗教被制度化后，就会远离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一些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所以，我常说：“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成为枷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的外现不能干预创作者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当然，那“了无”的，是作家心中的贪婪、仇恨和物欲。

当我面对世界文学中那种博爱、自由的利众精神时，我甚至忽略了其外现。我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了对俄罗斯文学稍有偏爱，我几乎对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一视同仁。我总在阅读时陷入一种很深的宁静之中，我总能感到另一个存在的鲜活的脉搏。那所谓的朝圣，也仅仅是敬畏我向往的那种精神。更多的时候，我跟他们处于对话状态，两种文化两个心灵在相遇时总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我绝不会匍匐在朝圣对象的脚下，而成为“神奴”。对我而言，那些伟大作品仅仅是我的灵魂滋养，而绝不应该成为我的枷锁和镣铐。

同样，我在宗教意义上的朝圣也一样。多年来，我一直行进在朝圣途中，而从未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有记下那些名字。只记得，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解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那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某次，我去朝峨眉山，到峨眉山的脚下，却放弃了上山。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者那几尊佛像。我只是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朝圣。跟文学的朝圣一样，我同样是在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我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那些消





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话语。

在文学的功利化、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制度化宗教之糟粕，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信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行尸走肉，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小小说，已经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当你真正汲取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营养，并以那些伟大作品做参照时，你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所在。当代文学中充满了贪婪、仇恨、愚昧的内容，对暴力的讴歌更是达到了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我们总感觉到那些文字正在诱发我们的贪婪欲望，我们总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作家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

我曾在某次对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所有的暴力都是罪恶，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所有对人类的屠杀都是罪恶，同样，所有讴歌屠杀的文学也是罪恶。所以，好的文学标准，不能以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来衡量，而是要放到更大更远的坐标上，至少应该以纵的历史和横的世界坐标来衡量。比如，我从来不认为曾国藩是伟人，他就是个屠夫。老百姓是心明眼亮的，叫他“曾剃头”，而我们的作家文人们却将他当成英雄来讴歌。赞美屠夫的人，定然也有屠夫的基因。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就是伟人？当然，洪秀全也不是英雄，一对屠夫互相比赛着杀人，很难说谁是英雄。我也不认为成吉思汗有多么伟大，难道杀了那么多人，灭了那么多国就是英雄吗？不是。

真正的英雄是用尽自己的心力，使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活着的人。他们只会爱人类，而不会屠杀人类。

不论政治和暴力如何强大，人类中间总该要有一些人明白这种真理，并且来传播这种真理。如果一个作家和学者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种有益于整个人类





的精神，他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知识分子。罗曼·罗兰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更因为在全世界都狂热于战争时，他却不惧狂热者的威胁，发出了和平的呼唤。

世界文学中的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作品告诉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跳出自己所学的知识，必须站到人类的上空，必须站到众生包括苍蝇、老虎的上空来观照这个世界。他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他甚至不仅仅属于整个人类。

我们虽不乏文学家和哲学家，但我们缺乏托尔斯泰和耶稣的那种胸怀。许多所谓的哲学和文学书籍，只会引发人类的贪婪和仇恨，只会引诱出许多罪恶的东西。但耶稣的出现，使人们明白了博爱；读了托尔斯泰，则会让你远离渺小，趋近伟大。所以，文学有好文学，也有坏文学，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益于人类。那些产生邪恶和暴力的文学，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这世上没有它比有它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恶人，仅仅是一个恶人，而有才华的恶人，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种邪恶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近视眼会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不能指望疯子会成为有思辨能力的智者，也不能指望每一个作家都拥有有益于人类的智慧。一些恶文学的存在，也如人类的瘟疫一样，它的存在终究会成为过去。但在人类中总会有一些非常清醒、非常伟大的灵魂，这种灵魂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和圣光，如释迦牟尼，如耶稣，如托尔斯泰，如圣雄甘地。

这世上，总会有一批无法被尘滓污染的干净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像火种一样，终究会燎原的。这世界，也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真正的文学，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幸福的助缘，应该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灵魂滋养，因为更高意义的幸福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当一个农夫头枕土块香甜地大睡时，一个千万富翁可能正要自杀。

当人类日渐陷入狭小、热恼、贪婪、嗔恨时，真正的文学，应该能为我们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博爱，带来和平。

（刊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6期）



目 录

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代序）	1
第一编 开启文心	1
写作和做人一样，需要心灵自主	1
先读这辈子必须读的书	3
先做一生中必须做的事	5
一切训练都应围绕心灵来进行	7
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10
作家应贡献出真诚与良知	12
让自己拥有一颗大心	14
让万事万物化为心灵的养分	17
世界需要文字承载的精神	19
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根	23
点亮心灯，发现身边的宝藏	26
吸收当地文化的精华	29
唤醒心中的大爱与大善	32
侧重写人物的灵魂	35
了解世界，从最熟悉的地方入手	38
写作是我与死神赛跑的一种方式	40
要建立自己独特的东西	42
所有人物身上，都有我的影子	44



我的写作是在享受快乐	48
放大心量，挥洒出大海的景致	50
这个世界为我所“用”	53
我的文学渗透了西部文化的滋养	55
作家最重要的是学会舍	57
人的价值是自己做过的事	59
读增长智慧、长养善良的书	62
吸收宗教养分，可以写出天籁	64
文学需要真正的“神”	66
以文学铸心，以文学铸魂	68
作家应为世人点上一盏心灯	70
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	73
用灵魂去撞击人物的灵魂	76
留住一个必然消失的世界	78
我的写作是因为爱	81
作家应该做说真话的孩子	84
通过文学，实现对世界的关怀	87
用寓言和象征建构一个心灵世界	89
用小说演绎一种思想	91
心灵世界让人成为人	93
用文学承载一种向往	95
第二编 文学的精神	99
谈作家人格修炼	99
从“名人”谈起	105
弟弟·父母及其他	111
用汗水慰藉灵魂	115
我的文学之“悟”	117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	121





谈打碎和超越	130
谈超越和永恒	139
要建立自己的规则	147
《大漠祭》的开放式结构	161
《猎原》的笔外之笔	165
《猎原》的几个层面	167
谈谈“大漠三部曲”	175
《西夏咒》中的原型们	177
《西夏咒》中的“一团混沌”	182
《西夏咒》背后的大爱故事	187
《西夏的苍狼》的寻觅与向往	190
灵魂的热度和生活的深度	191
第三编 文学的故乡	195
凉州与凉州人	195
凉州与温州	212
凉州贤孝与大手印文化	227
1. 西部的“蜂窝文化”	227
2. 凉州贤孝和大手印文化	228
3. 人民立场与百姓艺术	230
4. 寞的传承者	232
5. 难与超越	237
6. 族的精气	238
7. 在的理由	239
8. 极关怀	240
石羊河里的大凉州	242
1. 兴则凉州兴	243
2. 羌的牧羊人	244
3. 去的匈奴歌声	245





4. 汉在移民	248
5. 东汉魏晋——风雨交加的岁月	252
6. 破碎的水波——五凉时期	256
7. 盛唐的流水声	258
8. 明朝的屯田	262
9. 清代民国的风云	264
上海的胸襟和素质	269
在岭南回望凉州	275
我的灵魂求索	295
白龙背上的舟曲	303
我的“老顺”父亲	308
梦见父亲	311
兰州筏子客	315
天水的大地湾	317
定西的贫与富	319
凉州拳师白和平	321
凉州神婆	324
凉州“炭毛子”	326
凉州“掌柜的”	328
宁海三记	330
1. 宁海印象	330
2. 闲话前童	332
3. 宁海内客与凉州婆姨	334
沧桑与迷惘	336
王宝元其人其书	338
痛说张万雄之死	341

第一编 开启文心

写作和做人一样，需要心灵自主

十多岁的时候，我就想当作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我到处采访搜集素材，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练笔，连走路的时候都在背诵唐诗宋词，读大量的书，等等。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才完成了知识积累和文字训练。不过，纯粹将其归纳为知识积累，也并不妥当，因为在这所有过程当中，我汲取到的心灵养分、获得的生命体验，总是比我吸纳的知识更多。我搜集素材时，也是这样。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在有意地搜集素材，为将来的写作做准备，但是那些素材后来大多没有派上用场。比素材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转化成了心灵的营养，一直滋润着我心中的那粒文学种子，让它一天天长大。这就像一个母亲在怀孕的过程中会吃大量的营养品，但是在生下的婴儿身上，已经看不到那些营养品的痕迹了，你只能看见一个完完整整的婴儿。就是说，当你认真细致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汲取许许多多有益营养的时候，你就会渐渐长大，你在生活中经历过的一切，包括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会为你的创作提供养分。有一天，你就会生下一个又一个健康强壮的“孩子”。所以，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就先要成为生活的有心人，要培养第三只眼，始终关注你周遭的一切。比如，有多少女孩子，上学时花枝招展，但一嫁人，一被生活折磨，就变成邋遢婆娘了。你想，从花枝招展到邋遢婆娘，她有过怎样的心灵折磨？能找



到并抓住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写活她。如果你忽略了不该忽略的东西，比如说变化的过程以及变化的原因等等，就无法塑造活的人物。

你不一定要亲身体验所有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细致地去观察它们。比如，吴承恩写猪八戒时，不一定要变成猪，但他必须观察猪，知道猪的习性，知道猪的特点，然后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就是这样，在观察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我写猎人之前，曾经跟着猎人一起生活，非常深入地与他们交流，非常细致地观察他们，并且向他们了解一些打猎的常识，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出新的猎人形象。当作家，最主要的是想像力，它和体验同等重要。我文学修炼的过程，主要在修炼想像力和文学感觉。

当然，我也曾经历过一段非常痛苦的练笔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会记一些日记，训练我的笔法，比如说对话场景、生活场面的描写等等。第二个阶段，是单调乏味的练笔。那时候，我凌晨三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坐在桌前，有时候呆呆地坐上许久，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硬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能令我满意，因为我完全找不到合适的文学感觉。那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阶段。但是，到了后来，我在文学上达到顿悟时，就进入了一种“真空生妙有”的境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我的大脑始终明空如镜，像万里晴空，除了光明外，什么都没有，可是一旦我需要风雨雷电，它就会马上显现出来。但是，即便在心中有着诸多显现时，我仍然是宁静的。我的写作，只是一种心灵的流淌，而不是机心的堆砌，不是刻意去写一些东西。这时，我想写的一切，都已活过来了，我和人物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我描写他或者创造他。他们和我一样，有着独立人格，有着人权，我可以和他们交流对话，但不可以粗暴干预。到了这个阶段，我已不需要再去练笔了。

需要注意的是，刚开始创作时，别去读那些理论文章。到什么时候再读文学理论呢？到我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写出了《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还想在它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可以去读理论书籍。因为，这时的理论已经不能影响你了。这时的读理论，就像我跟别人的交谈一样，是一种思想的撞击，是从一种新东西当中寻找让自己成长的营养。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当中，会诞生全新的东西，完成另外一种对自己的打碎与超越，而不是寻找一种用来束缚你的理论。所以，在你的心灵没有达到完全自主时，尽量少看理论。在这个时





候，所有的理论都会变成枷锁，束缚你心灵的自由，束缚你的想象，束缚你的好多东西，让你的心无法飞翔，让你的诗意无法流淌，让你怀疑自己。写作和做人一样，都需要一种心灵的自主，假如你不能达成心灵的自由，就很难发挥你全部的潜力。千万不要觉得理论与知识的堆砌能够让你实现超越，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超越，永远只存在于心灵的自由与自主当中。你真正的巅峰，也不是世界的巅峰，而是你的巅峰。我的意思是，你在有限的生命时光中，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个最高点就是你的巅峰。不要去管这个世界对你的回应，不要去管自己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强。永远都要记住，人类真正的敌人是死神，而不是世界或者人类本身。所以说，面对写作也罢，面对人生也罢，不要去给自己设置许许多多的条条框框，不要功利化地做事，要把那些条条框框都打碎，要不断超越自己。当你完完全全地超越了自己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束缚你的心灵，你的心灵总是能够自由飞翔。你的心灵中，总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诗意。你说，自由的鸟儿需要指导它飞翔的理论吗？不需要。它只需要食物，只需要健壮的身体与足够的营养。

写作也是这样。

先读这辈子必须读的书

前面说过，读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读书，我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雪漠。在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体验，确实可以让我吸收到很多的营养，让我的心灵成长，但假如少了与书中那些伟大心灵的交流和碰撞，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长大，因为我的眼光将很难超越我的生活环境。在一次QQ群的访谈中，曾有人问我，读万卷书重要，还是走万里路重要？我告诉他，都重要的，但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生活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从定格了它们的那些书里面去找，比如说《红楼梦》里记录的那种生活，你现在还能亲眼看到，还能亲身去体验吗？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说，读书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但是，现代人读书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书的选择，而我们





又经常会遇到坏书。坏书传播着许多对人类心灵无益的思想和观点，它会让读它的人变得更加贪婪、无知、消极、愤怒，对于那些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心灵来说，它就像毒药一样可怕。与其花费大量的生命时间，去读那些坏书，还不如不读书。我提倡的读书，是指读真正的好书，读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比如说，各民族认可并且传承下来的那些经典大多都是好书。在文学作品的阅读方面，我更侧重于阅读国外各个文学流派的经典。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那种独有的大气，那种渗透在作品中的宗教精神，是欧美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三十岁前，我读的书很杂，啥书也读，其中有一个阶段甚至被我称为“垃圾读书”，虽然我并不完全否定那时的阅读，但不能否认的是，那时我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好老师，没人教我该读啥书，啥样的书才是好书。没有人告诉我，而我自己又不明白的时候，也只能读一些我能找得到的书——要知道，我生存的那个小村是没有几本书的，在我的童年里，在那个村里发现的闲书不会超过五本。我能找到书，已经很惊喜了，哪有条件挑剔。我接触到大量的书是去城里上高中时，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在武威一中，我从同学那儿借到了大量的书。我在上文化课时也读书。记得有一次，武威一中的校长发现了正在课堂上读书的我，她没收了我的书。在高中，我还开始抄书，我抄下了《红楼梦》中的几乎所有诗句，还抄了雪莱的很多诗。也许是读闲书的原因，我没能能在毕业时考上大学，只是上了武威师范。

在武威师范，我的很多时间，也用来读书。那时，我开始接触佛教密乘，并进行了禅定修炼。我的时间，主要用来做三件事：修行、练武、读书。甚至在上课的时间，我也是用来读自己喜欢的书。我很少去学那些文化课。因为我记忆力很好，一般人学一学期的内容，我只要用考试前的半天时间，就能囫囵吞枣地记下大半，而应付了考试。

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多年里，我的大部分工资都买了书。我很爱书。我总怕那些好书会被人偷走，于是，每次回家时，我的自行车上总是捎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我最喜欢的书。一回家，我就躺在炕上看书。我看了大半辈子书，都是躺着看的。可怪的是，我的眼睛一直没有近视。有个好眼睛，能无所顾忌地看书，是命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三十岁后，我读书变得很挑剔，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明白了之后，我就不愿意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再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虽然我总是抱着一颗包容的心态对待读书，但有些书，我仍然是永远不会读的。

我首先读的，是这辈子必须要读的书，不读它就是我人生的损失。我从人生中最应该读的第一本书开始读，读完后，再读我人生中最应该读的第二本书，然后是最应该读的第三本书……当我不读它们，我的人生就有一种缺憾的时候，我就把其他的书都暂时放一放，去读那些我必须要读的书。我就是这样选择读书的。

我还有一个标准是，我所读的书，必须要能为我的灵魂提供营养，如果它仅仅是一种精神毒药的话，不管它多么出名，多么畅销，我都宁可错过它。还有一种情况是，现在需要读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比如，我写小说的时候，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我就去专读那一类的书。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读一些消遣性的书，但它们仍然是我必须读的书，比如说我会以消遣的心态去读各流派的经典小说。

先做一生中必须做的事

我的做事跟我的读书一样，我首先做的事，就是一生中必须要做的事。不做它，就是人生的遗憾，那么我就会放下一切去完成这件事。做完它，再做第二件必须做的事情，然后才是第三件……生命时间是有限的，用完一截，就少了一截，所以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做完一生里必须做的事情。否则，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就会留下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那时，你会感到非常痛苦，很不甘心，但是你却没有一点办法来弥补了。

我举个例子：当年，我为啥办雪漠文化网？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它也会花去我大量的时间，但正好那段时间里我有些杂乱的事情要处理，很难有整块时间来写长篇。所以，我就一边办网站，一边处理一些事务。因为，我的一生中，不能没有一块属于我的阵地。我不能永远受制于某些控制媒体的人。我必须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发出一种我应该发出的声音，说一些我应该说的话。我必须

